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嶺

且說丁家兄弟聽見丁母叫他二人說話。大爺道：「原叫將此女交在妹子處；惟恐夜深驚動老人家。為何太太卻知道了呢？」二爺道：「不用猜疑，咱弟兄進去，便知分曉了。」弟兄二人往後而來。原來郭增嬌來到月華小姐處，眾丫環圍著他問。郭增嬌便說起如何被掠，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。剛說到此，跟小姐的親近丫環，就追問起姓展的是何等樣人。郭增嬌道：「聽說是什麼御貓兒，現在也被擒困住了。」丫環聽到展爺被擒，就告訴了小姐。小姐暗暗吃驚，就叫他悄悄回太太去。自己帶了郭增嬌來到太太房內。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，暗自思道：「展姑爺既來到松江，為何不到茉花村，反往陷空島去呢？或者是兆蘭兆蕙明知此事，卻暗暗的瞞著老身不成。」想到此，疼女婿的心盛，立刻叫他二人。

及至兆蘭二人來到太太房中，見小姐躲出去了，丁母面上有些怒色，問道：「你妹夫展熊飛來到松江，如今已被人擒獲，你二人可知道麼？」兆蘭道：「孩兒等實實不知。只因方才問那老頭兒，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島呢。他其實並未上茉花村來。孩兒等再不敢撒謊的。」丁母道：「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。那怕你們上陷空島跪門去呢，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。我算是將姓展的交給你二人了；倘有差池，我是不依的。」兆蕙道：「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。請母親安歇罷。」二人連忙退出。

大爺道：「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這般快呢？」二爺道：「這明是妹子聽了那女子言語，趕著回太太。此事全是妹子攛掇的。不然，見了咱們進去，如何卻躲開了呢？」大爺聽了，倒笑起來了。二人來到廳上，即派妥當伴當四名，另備船隻，將棕箱抬過來，護送郭彰父女上瓜州，務要送到本處，叫他親筆寫回信來。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此時天已黎明。大爺便向二爺商議，以送胡奇為名，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，二爺深以為然。次日，便備了船隻，帶上兩個伴當，押著胡奇並原來的船隻，來到盧家莊內。早有人通知白玉堂。白玉堂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回莊，說胡奇替兄報仇之信；後又聽說胡奇被北蕩的人拿去，將郭彰父女救了，料定茉花村必有人前來。如今聽說丁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是為南俠，不是端端的為胡奇。略為忖度，便有了主意，連忙迎出門來，各道寒暄，執手讓到廳房，又與柳青彼此見了。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。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，又謝兆蘭護送之情，謙遜了半晌，大家就座。便吩咐將胡奇、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。即留丁大爺飲酒暢敘。兆蘭言語謹慎，毫不露於形色。

酒至半酣，丁大爺問起：「五弟一向在東京，作何行止？」白玉堂便誇張起來，如何寄柬留刀，如何忠烈祠題詩，如何萬壽山殺命，又如何攪擾龐太師誤殺二妾，漸漸說到盜三寶回莊：「不想目下展熊飛自投羅網，已被擒獲。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，以禮相待。誰知姓展的不懂交情。是我一怒，將他一刀……」剛說到此，只聽丁大爺不由得失聲道：「哎喲！」雖然哎喲出來，卻連忙收神，改口道：「賢弟，你此事卻鬧大了。豈不知姓展的乃朝廷的命官，現奉相爺包公之命前來。你若真要傷了他的性命，便是背叛，怎肯與你甘休？事體不妥，此事豈不是你鬧大了麼？」白玉堂笑吟吟的道：「別說朝廷不肯甘休，包相爺那裡不依；就是丁兄昆仲大約也不肯與小弟甘休罷。小弟雖胡塗，也不至到如此田地，方才之言特取笑耳。小弟已將展兄好好看承，候過幾日，小弟將展兄交付仁兄便了。」丁大爺原是個厚道之人，吃白玉堂一番奚落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
白玉堂卻將丁大爺暗暗拘留在螺螄軒內，左旋右轉，再也不能出來。兆蘭卻也無可如何，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，整整的悶了一天。到了掌燈之後，將有初鼓，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何處過來，帶著小主約有八九歲，長的方面大耳，面龐兒頗似盧方。那老僕向前參見了丁大爺。又對小主說道：「此位便是茉花村丁大員外，小主上前拜見。」只見這小孩深深打了一恭，口稱：「丁叔父在上，姪兒盧珍拜見。奉母親之命，特來與叔父送信。」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，連忙還禮。便問老僕道：「你主僕到此何事？」老僕道：「小人名叫焦能。只因奉主母之命，惟恐員外不信，特命小主跟來。我的主母說：「自從五員外回莊以後，每日不過早間進內請安一次，並不面見，惟有傳話而已。所有內外之事，任意而為，毫無商酌。」我家主母也不計較於他。誰知上次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留在通天窟內。今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。此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，恐怕耽誤日期，有傷護衛展老爺；故此特派小人送信。大員外須急急寫信，小人即刻送到茉花村，交付二員外，早為計較方好。」又聽盧珍道：「家母多多拜上丁叔父。此事須要找著我爹爹，大家共同計議，方才妥當。叫姪兒告訴叔父，千萬不可遲疑，愈速愈妙。」丁大爺連連答應，立刻修起書來，交給焦能，連夜趕到茉花村投遞。焦能道：「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，抽空方好到茉花村去。不然，恐五員外犯疑。」丁大爺點頭道：「既如此，隨你的便罷了。」又對盧珍道：「賢姪回去，替我給母親請安。就說一切事體，我已盡知，是必趕緊辦理，再也不能耽延，勿庸掛念。」

盧珍連連答應，同定焦能，轉向後面，繞了幾個蝸角，便不見了。

且說兆蕙在家，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。到掌燈後，卻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，說道：「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，要盤桓幾日方回來。再者大員外悄悄告訴小人說：「展姑爺尚然不知下落，須要細細訪查。」叫告訴二員外，太太跟前就說展爺在盧家莊頗好，並沒甚麼大事。」丁二爺聽了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們歇著去罷。」兩個伴當去後，二爺細揣此事，好生的游疑。這一夜何曾合眼。

天未黎明，忽見莊丁進來報道：「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，說給咱們大爺送信來了。」二爺道：「將他帶進來。」不多時，焦能進來，參見已畢，將丁大爺的書信呈上。二爺先看書皮，卻是哥哥的親筆，然後開看；方知白玉堂將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，不由得氣悶。心中一轉，又恐其中有詐，復又生起疑來。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，又來誣我了罷？

正在胡思，忽又見莊丁跑進來，報道：「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各由東京而來，特來拜望，務祈一見。」二爺連聲道：「快請。」自己也就迎了出去。彼此相見，各敘闊別之情，讓到客廳。焦能早已上前拜見。盧方便問道：「你如何在此？」焦能將投書前來，一一回明。二爺又將救了郭彰父女，方知展兄在陷空島被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盧方剛要開言，只聽蔣平說道：「此事只好眾位哥哥們辛辛苦苦，小弟是要告病的。」二爺道：「四哥何出此言？」蔣平道：「咱們且到廳上再說。」

大家也不謙遜，盧方在前，依次來到廳上，歸座獻茶畢。蔣平道：「不是小弟推諉。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，我要露了面，反為不美；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，多半是痢疾，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。慢說我不當露面，就是眾位哥哥們去也是暗暗去，不可叫老五知道。不過設個法子，救出展兄，取了三寶。至於老五拿得住他拿不住他，不定他歸服不歸服。巧咧，他見事體不妥，他還會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。要是那末一行，不但展大哥沒趣兒，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。那才是一網打盡，把咱們全著吃了呢。」二爺道：「四哥說得不差，五弟的脾氣竟是有。」徐慶道：「他若真要如此，叫他先吃我一頓好拳頭。」二爺笑道：「三哥又來了，你也要摸得著五弟呀。」盧方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蔣平道：「小弟雖不去，真個的連個主意也不出麼。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。」二爺道：「四哥派小弟差使，小弟焉敢違命。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，可怎麼樣呢？」蔣平道：「這倒不妨。現在焦能在此，先叫他回去，省得叫老五設疑。叫他於二鼓時在蚯蚓嶺接待丁二弟，指引路徑如何？」二爺道：「如此甚妙。但不知派我什麼差使？」蔣平道：「二弟你比大哥三哥靈便，沉重就得你擔。第一先救展大哥，其次盜回三寶。你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的東竹林等候，大哥三哥在五義廳的西竹林等候，彼此會了齊，一擁而入。那時五弟也就難以脫身了。」大家聽了，俱各歡喜。先打發焦能回去，叫他知會丁大爺放心，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丁二爺，不可有誤。焦能領命去了。

這裡眾人飲酒吃飯，也有閒談的，也有歇息的。惟有蔣平擠眉弄眼的，說肚腹不快，連酒飯也未曾好生吃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大家飽餐一頓，俱各裝束起來。盧大爺徐三爺先行去了。丁二爺吩咐伴當：「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。倘有不到之處，我要重責的。」蔣平道：「丁二賢弟只管放心前去。劣兄偶染微疾，不過歇息兩天就好了，賢弟治事要緊。」

丁二爺約有初更之後，別了蔣平，來到泊岸，駕起小舟，竟奔蚯蚓嶺而來。到了臨期，辨了方向，與焦能所說無異。立刻棄舟上嶺，叫水手將小船放到蘆葦深處等候。兆蕙上得嶺來，見蚰蜒小路，崎嶇難行，好容易上到高峰之處，卻不見焦能在此。二爺心下納悶，暗道：「此時已有二更，焦能如何不來呢？」就在平坦之地，趁著月色往前面一望，便見碧澄澄一片清波，光華蕩漾，不覺詫異道：「原來此處還有如此的大水！」再細看時，洶湧異常，竟自無路可通。心中又是焦急，又是懊悔，道：「早知此處有水，就不該在此約會，理當乘舟而入。——又不見焦能，難道他們另有什麼詭計麼？」

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順流而下，有一人竟奔前來。丁二爺留神一看，早聽見那人道：「二員外早來了麼？怨老奴來遲。」兆蕙道：「來的可是焦管家麼？」彼此相迎，來至一處。兆蕙道：「你如何踏水前來？」焦能道：「那裡的水？」丁二爺道：「這一帶汪洋，豈不是水？」焦能笑道：「二員外看差了，前面乃青石潭，此是我們員外隨著天然勢修成的。慢說夜間看著是水，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，也是一片大水。但凡不知道的，早已繞著路往別處去了。惟獨本莊俱各知道，只管前進，極其平坦，全是一片青石砌成，二爺請看，凡有波浪處全有石紋，這也是一半天然，一半人力湊成的景致；故取名叫做青石潭。」說話間，已然步下嶺來。到了潭邊，丁二爺慢步試探而行，果然平坦無疑，心下暗暗稱奇，口內連說：「有趣，有趣。」又聽焦能道：「過了青石潭，那邊有個立峰石，穿過松林，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。此路比進莊門近多了。員外記明白了。老奴也就要告退了，省得俺家五爺犯想生疑。」兆蕙道：「有勞管家指引，請治事罷。」只見焦能往斜刺裡小路而去。

丁二爺放心前進，果見前面有個立峰石。但見松柏參天，黑黯黯的一望無際，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，忽悠悠而來。轉眼間，又見正西一點燈光也奔這條路來。丁二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，暗暗隱在樹後，正在兩燈對面。忽聽東北來的說道：「六哥，此時你往那裡去？」又聽正西來的道：「什麼差使呢，冤不冤咧，弄了個姓展的關在通天窟內。員外說李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、醒而不醉的，不放心，偏偏的派了我幫著他看守。方才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罈酒給姓展的。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，也喝不了這些。我合李三兒商量商量，莫若給姓展的送進一半去，咱們留一半受用。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，他說菜是剩的，酒是渾的，罈子也摔了，盤子碗也砸了，還罵了個河涸海乾。老七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？因此我叫李三兒看著，他又醉的不能動了，只得我回員外一聲兒。這個差使，我真幹不來。別的罷了，這個罵，我真不能答應。老七，你這時候往那裡去？」那東北來的道：「六哥，休再提起。如今咱們五員外也不知是甚麼咧。你才說弄了個姓展的，你還沒細打聽呢。我們那裡還有個姓柳的呢，如今又添上茉花村的丁大爺，天天一塊吃喝，吃喝完了把們送往咱們那個瞞心昧己的窟兒裡一關，也不叫人家出來，又不叫人家走，彷彿怕泄了什麼天機似的。六哥你說，咱們五員外脾氣兒改得還了得麼？目下又合姓柳的姓丁的喝呢。偏偏那姓柳的要瞧什麼「三寶」；故此我奉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。六哥，你不用抱怨了，此時差使，只好當到那兒是那兒罷。等著咱們大員外來了，再說罷。」正西的道：「可不是這麼呢，只好混罷咧。」說罷，二人各執燈籠，分手散去。

不知他二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